

《红楼梦》的『西游记』

——《红楼梦》英译趣谈

肖维青 著



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》

[REDACTED]



《红楼梦》的『西游记』

《红楼梦》英译趣谈

肖维青 著

HONGLOUMENG DE XUYOUJI
— HONGLOUMENG YINGYI QUTAN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红楼梦》的“西游记”:《红楼梦》英译趣谈/肖维青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5. 1

ISBN 978-7-5396-5149-1

I. ①红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-英语-文学翻译-研究 IV. ①H315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1818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李芳

插图:张雯

装帧设计:徐睿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 63533889

印制: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(0551)6381377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6.875 字数:200千字

版次: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5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责任编辑：李 芳
插图：张 雯
装帧设计：徐 睿



肖维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
英语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
中美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，
入选 2012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
人才支持计划。研究领域：文
学翻译和影视翻译。

《红楼梦》的“西游记” | 001

《红楼梦》VS.《石头记》 | 006

霍克斯的“红”字 | 012

回目翻译,以快阅者之目 | 019

《好了歌》译“好了”吗? | 034

俯仰生荣华,咄嗟复凋枯

——谈《好了歌》题注的翻译 | 042

万紫千红总是春

——灯谜英译赏析 | 050

对联翻译的得失 | 058

俗语不俗 译趣津津 | 069

一名之立,旬月踟蹰

——谈人名的翻译 | 078

传神笔墨足千秋——谈肖像描写的翻译 | 091

焦大的骂 | 099

侯门深似海 姥姥不辱使命 | 113

市井故事:贾芸借钱 | 129

一个“陌生男子”的来信 | 136

异样女子真湘云

——看译家笔下的湘云 | 142

春梦随云散

——也谈秦学 | 150

“椿龄画蔷”故事在英语中的“转世再生” | 158

宝玉挨打的众生相 | 165

“香玉”故事的语言穿越 | 173

英语中的中国“玉”文化 | 182

说“猴”和“猴”的翻译 | 193

药香的蛊惑

——“冷香”“暖香”的翻译及其他 | 202

没完没了的“笑道”如何译成英语? | 211

《红楼梦》的“西游记”

《红楼梦》成书于 18 世纪中叶,先以手抄本形式流传,1791 年开始有印刷本。在印刷本刚刚流行二十多年的时候,北京城里就流传这样的俗谚:“闲谈不说《红楼梦》,读尽诗书是枉然。”此后,中国读者对《红楼梦》的珍爱,一直是有增无减。

《红楼梦》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,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品。早在 1919 年,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就发表了《红楼梦新谈》的演说,把《红楼梦》置于同西方小说的比较中,来认识其价值、评说其短长。他说:“西国小说,佳者固千百,各有所长,然如《石头记》之广博精到,诸美兼备者,实属寥寥。英文小说中,唯萨克雷(W. M. Thackeray)之《纽克姆一家》(*The Newcomes*)最为近之。”

其实,《红楼梦》的“西游记”最早开始于 1830 年,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斯(J. F. Davis)将《红楼梦》第三回中的片断译为英

语,主要贡献是翻译了宝黛初会时两首评宝玉的《西江月》。尽管戴维斯的译文谬差颇多,贻笑大方,比如他竟然把宝玉误作女性等,但是,作为一个英国人,他能开风气之先,已经难能可贵了。戴维斯的尝试标志着红楼梦英译事业的开端。

接着,1846年,英国驻宁波领事馆领事罗伯特·汤姆(Robert Thom)选译了第六回的一些片断,题为 *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*,发表在《官话汇编》(*The Chinese Speaker*)上。1868年,海关税司的 E. C. 波拉(E. C. Bowra)翻译了《红楼梦》的前八回,连载于《中国杂志》(*China Magazine*)。

而第一位比较系统地用英文翻译《红楼梦》的是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 H. B. 乔利(H. B. Joly)。如果天假以年,乔利确实准备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。现存译本包括了第一回至第五十六回的内容,于1892年由香港的凯莱·华希幻门商务印刷厂(Kelly and Walsh)出版。乔利的两卷单行本译本达到了这一时期《红楼梦》英译的顶峰,然而,他和前两位驻华外交官的翻译目的并无本质区别。他们英译《红楼梦》都不是完全出于原著的艺术魅力,而是为了给在华外国居民提供学习汉语的教材,可见《红楼梦》的语言代表了当时典型的、比较规范的汉语口语。

光阴荏苒,三十多年后,第一个《红楼梦》全书的英文节译本于1927年在纽约出版,译者是王良志。这一译本共分九十五章,

约六十多万字,主要保留了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经历。1929年,王际真的英文节译本在伦敦、纽约同时出版,书名为 *Dream of the Red Chamber*。译本由著名汉学家韦利(Arthur Waley)作序,这位韦利先生曾经翻译了日本文学的扛鼎之作《源氏物语》(*The Tale of Genji*)。在《红楼梦》全译本出现之前,王际真的译本在英美读者中最具影响力。

1958年,国内“大跃进”之际,《红楼梦》的另一个英译本在伦敦出版,译者是麦克休姊妹(Florence McHugh & Isabel McHugh),只可惜该译文是由德译本转译英语的,两次易手,读来更觉隔靴搔痒。

这一时期的《红楼梦》英译本多是翻译与改编的结合,体现了“西方中心论”盛行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典小说的边缘文学地位。

第一部《红楼梦》英文全译本的译者是牛津大学的著名中文教授大卫·霍克斯(David Hawkes)。这个全译本从1974年由伦敦的企鹅公司(Penguin Books Ltd.)开始陆续出版。考虑到原著的后四十回由高鹗续写,霍克斯邀请自己的高徒约翰·闵福德(John Minford)翻译续写部分,弟子当然欣然从命。后来,闵福德竟成了老师的乘龙快婿。霍克斯、闵福德的翁婿“联袂”之作以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 为题,下分五卷:第一卷《黄金岁月》

(*The Golden Days*), 第二卷《海棠诗社》(*The Crab-Flower Club*), 第三卷《警示之音》(*The Warning Voice*), 第四卷《泪债泪偿》(*The Debt of Tear*), 第五卷《大梦方醒》(*The Dreamer Wakes*)。霍克斯除了撰写长篇序言之外,还增加了大量附录,以便读者阅读和理解,如首卷目录后有注音解释,以便读者把握小说人物姓名的读音,第二卷正文后附有汉语律诗的韵律说明,等等,不一而足。霍克斯的译本语言流畅、隽永,因此受到英语读者的广泛欢迎,成为最出色的译本之一。

《红楼梦》的另一个英文全译本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完成,于1978年至1979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(Foreign Languages Press)出版,书名为*A Dream of Red Mansions*。这对中西合璧的译者夫妻都是外文社的专家,他们的译作包括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鲁迅作品,等等,为有系统地翻译中国文学名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杨宪益、戴乃迭的《红楼梦》译本忠实原著、语言平实,在英语读者中极具影响力,甚至成为中国人学英语的范本。

两种全译本不再把介绍中国风情作为工作的重点,而是对原著极端负责、极端尊重,把《红楼梦》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给世界。

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第十五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认为《红楼

梦》不仅是“中国最伟大的小说”，而且是“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之一”，并且将其与高尔斯华绥（John Galsworthy）的《福尔赛世家》（*The Forsyte Saga*）等英文巨著相提并论。再回想 1910 年出版的第十一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（*Encyclopedia Britannica*），当时认为《红楼梦》“是闺阁琐事的记载……情节复杂但无趣……冗长的情节令人厌烦……描述太过清楚，不如现代小说意味深长”。而 1964 年的第十四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则认为“这部 18 世纪的小说讲述了伤感的爱情故事，并有深刻的心理描写……女主角的死很是赚人眼泪”。从《大英百科全书》三个历史版本对《红楼梦》天壤之别的评价，不能不让人想到《红楼梦》的九个译本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红楼梦》能被世界了解、接受、景仰，九个译本功不可没。

至此，《红楼梦》横亘一百六十多年的“西游记”似乎历尽磨难，终成正果了吧？！

❧ 《红楼梦》VS.《石头记》

作家宗璞写过一则童年往事：幼时读护花主人评的《石头记》，常和兄弟比赛对回目，背诗词，而当有人来借《红楼梦》时，答以没有。因不知这一部书有两个名字，才贻笑大方了。

其实，《红楼梦》的这两个书名不仅给幼时的宗璞带来小小的困惑，而且《红楼梦》的英译者在两者之间也比较斟酌，兢兢业业，真是所谓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蹰”。杨宪益、戴乃迭的译本沿用了几乎所有英译本的传统，书名翻译为 *A Dream of Red Mansions*，而霍克斯大胆地使用了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，并用小一号的字体“辩白”——“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”。

到底《红楼梦》的两个书名怎么来的呢？

在鲁迅先生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目录中，有纲领提示：“《红楼梦》……原名《石头记》……初本及全本。”

又在正文第二十四篇中指出：“乾隆中（一七六五年顷），有

小说《石头记》者忽出于北京，……比乾隆五十七年（一七九二年）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，改名《红楼梦》，字句亦时有不同……”

我们现在看到的《红楼梦》有两大类：一类是有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《石头记》，称为脂评本或脂批本（*Red Inkstone's Reannotated Story of the Stone*），有甲戌本、庚辰本、己卯本、戚序本等，因原本下落不明，颇多争议。另一类是经程伟元、高鹗修订的一百二十回本《红楼梦》，有程甲本、程乙本，以及依附于这两种本子的衍生本。

可见，两个书名有先后之分，而且标志着两大类版本。我们研究红楼梦翻译的，或许不可能深入地探讨“红学”的奥秘，这么浮光掠影地学些常识还是需要的。如果不了解常识，就会使自己的翻译评论空泛可笑、不明就里。

两百多年来，《红楼梦》虽曾以《石头记》的书



名手抄流传,但是它响彻寰宇的书名还是《红楼梦》。第一,甲戌本有“凡例”：“是书题名极多,《红楼梦》是总其全部之名也。……如宝玉作梦,梦中有曲,名曰：红楼梦十二支,此则《红楼梦》之点睛。”第二,《红楼梦》的确是以写梦境艺术称绝,据粗略统计,前八十回共写了二十几个梦,个个不同,风采飞扬。第三,作为文学作品,读者偏向于接受“完整”的《红楼梦》,而不是残缺的“维纳斯”。所以,以《红楼梦》作为译本的书名完全无可厚非。由于英文在习惯上常需用介词,书名大致译为“红楼之梦”。至于“楼”字,大致有两类译法——“chamber”和“mansion”,学界意见不同:吴世昌先生认为,“chamber”格局太小;周汝昌先生则觉得“闺房绣楼”用“mansion”太过铺张。但是,至少文学翻译已经走上了和文学研究密切结合的道路,在《红楼梦》的翻译过程中应用了大量当代红学研究的成果,这与一百年前译本中的“the Lady Pauyu”(宝玉夫人)之类的常识性错误已经有天壤地别,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现存的九个译本中有八部都以“红楼之梦”翻译书名,霍克斯摒弃习惯思维,想必也有他的道理吧。

单从直觉上,以为《石头记》的名称比《红楼梦》好的大有人在。王蒙就曾评说道:“《红楼梦》这个题名起得多少费了点劲,不像《石头记》那样自然朴素,‘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’。”

霍克斯选用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, 大致有两点考虑, 他在自己长达三十二页的 Introduction(前言)中有所交代。霍克斯开诚布公地承认, 自己对曹雪芹原著的理解和翻译, 获益于俞平伯、周汝昌、吴世昌和赵冈的著述, 特别是后两位。他非常信服赵冈的见解, 吴世昌的著作又是其中唯一用英文写作的。赵、吴均认为, 如今通行的《红楼梦》不能等同于《石头记》。《石头记》抄本对作者本意和小说结构进行了一些钩沉, 与现在流行的“全”本《红楼梦》很不相同, 后者是在乾隆文字狱的政治压力下, 由另一位作者高鹗加以删削、增续和编撰的。霍克斯从此说, 故选《石头记》。一个地道道的英国人对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有这么强的版本意识, 其治学态度可见一斑。

霍克斯先生在序言中列举了英语、法语、德语等五

